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文学期刊篇⑤

# 文学杂志首先是为读者办的

——《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杨晓升访谈

何 平

## 关注现实生活 and 尊重读者

何 平：你是先做《北京文学》的作者，然后2000年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做执行主编的。世纪之交，正是文学期刊的生存很艰难的时刻。你为什么偏偏在那时候作出这种选择？

杨晓升：作出这种选择，是多年的文学情结使然。再则是那时候全国的文学杂志大都处于低潮，低潮的原因之一是媒体的蓬勃发展和文化的多元，让读者在文化消费方面有了多种选择，文学杂志再不可能像伤痕文学初期那样一花独放、洛阳纸贵，由此带来的文学杂志读者分流、发行量日益萎缩的局面，是自然而然的事。面对文化环境已然发生的变化与转型，文学期刊自身普遍仍缺乏应有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思，存在闭门办刊、孤芳自赏的现象。而我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刊物，首先是为读者办的，应该将读者放在首位，作品的好坏和刊物的好坏，首先必须交由读者检验，作家的创作和刊物的出版，都应当力图为大多数读者所喜闻乐见，惟有如此，文学杂志才会有生命力。我选择到文学期刊工作，正是出于此种判断和考量。

何 平：《北京文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但我觉得和今天《北京文学》关联性更大的重要起点是《北京文学》更名《北京文艺》的1980年前后。现在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这一时期《北京文学》《北京文艺》的经典作品很多，像《在静静的病房里》《话说陶然亭》《内奸》《爱，是不能忘记的》《风筝》《丹凤眼》《受戒》等等。一下子集中出了这么多好作品，显然和大量的文学期刊没有复刊和创刊有关系，《北京文学》占了时代的先机，也顺势成就了刊物创刊时代、介入现实的传统。主编的趣味肯定会影响到刊物的趣味，你的资深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的从业经历，正好和《北京文学》的精神传统暗合。

杨晓升：新时期文学始于“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初，那时候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复刊或创刊，《北京文学》之所以能在那个时候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一是因为刊物对前任主编老舍、赵树理文学理念的传承——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待读者的尊重，半个多世纪以来，刊物一直提倡发表雅俗共赏、为人民群众



杨晓升

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时那个时期编辑部先后聚集了李清泉、林斤澜、周雁如等一批优秀编辑前辈，而北京首都文化中心地位，也使《北京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得天独厚，占了先机。直至我到《北京文学》任职之前的一段时间，《北京文学》其实也已经感知外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在文学关注现实、以期赢得读者关注方面，也已经进行着新探索，90年代末期影响巨大的“忧思语文教育”问题讨论，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 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人是责任

何 平：《北京文学》在林斤澜1986年担任主编后曾经有一个先锋文学的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地推出了余华，当然从《北京文学》一贯注重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人的传统上，可以得到一种解释，主编、编辑的趣味和时代文学风尚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杨晓升：确实，刊物的风格说到底主要是主编的风格。林斤澜任主编的那个时期，新时期文学正经历嬗变，作家的创作方式正由过去的单一转向多元，先锋文学也正是那一时期的产物。总体来讲，《北京文学》自创刊以来，一直是以传统现实主义的风格为主的，林斤澜任主编时，文学的多元发展以及他个人的趣味，使得刊物出现对先锋文学的关注与探索，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发现新人、扶持新人一直是《北京文学》的责任与传统。再者，对新人的发现，才华和潜力是编辑考量考量的主要因素，所以相对更加宽容，即便他提供的单篇作品与刊物的总体风格上不很吻合，

只要是他作品显露出独特的亮光与特质，编辑部也都会区别对待、唯才是举的。

## 作品自身的感染力最重要

何 平：你是从2001年开始对《北京文学》进行改版的。在此之前，《北京文学》曾经有几次大的栏目调整。1996年，增设了“世纪观察”和“百家争鸣”；1998年，又增设“思想者访谈”；1999年和2000年增设的栏目更多更杂。这些努力试图矫正和改变传统文学刊物的按文体几大块的僵化的栏目组元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话题性的当下性和公共性、对话性很强的“世纪观察”和“百家争鸣”栏目，打通了文学界、知识界和大众读者之间的壁垒。你对《北京文学》这几年的栏目调整怎么看？你的改版从这些调整中得到启发了吗？

杨晓升：对于读者来说，栏目只是分类的标签，关键是你是否能提供有益且具有感染力的文本，所以无论何种栏目和体裁，作品自身的感染力才是最重要的，在杂志的栏目确定之后，刊物必须全力组织作品，保证每期都有达到栏目要求的高质量作品，这样才能形成读者对每期刊物的阅读期待，假如作品不能持之以恒，时好时坏，再漂亮的栏目也只能是空壳，刊物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我到《北京文学》之后的改版与改革，正是基于刊物之前的探索与启发进行的，同时我认为栏目不应太多太杂，确定了就应当保持相对稳定，也不能三天两头变，而应当集中力量抓好每期的作品与质量。

何 平：我对照了2001年《北京文学》改版之后历年的栏目设置，到现在为止，基本

变化不大，像“现实中国”“好看小说”“作者人气榜”和“真情写作”等，从栏目的命名就能强烈地感觉到“读者在场”的预期和预设。其实，当时除了《北京文学》也有一些文学期刊走亲民路线，但都没有能够做得长久。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独独《北京文学》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影响越做越大，以至于2003年又增加了“中篇小说月报”版？

杨晓升：我热爱这个杂志，所以一直坚持做到现在。杂志最怕动荡，最怕三天两头换主编、变封面、换栏目。一家成熟的、有生命力的杂志，首先是因为找对了方向，确立了正确的编辑方针和办刊策略，然后专注、投入，一心一意、下大力气抓质量组织作品，并且要持之以恒，要随时倾听各界读者的意见，精益求精，不断改进，但绝不能受外界干扰，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编辑定力。上世纪90年代，之所以有一批文学杂志不断改版、三头两天变幻花样，最终大都无疾而终，正是因为缺乏这种编辑定力。2003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创刊，则是顺应了那个阶段《北京文学》的改革，顺应了杂志向读者、向市场靠拢的大方向。

何 平：文学期刊对时代的顺应，并不仅仅是纸内内容生产，要因变，自然要扩张到刊物的内容生产之外的整个文学生活，这些方面，《北京文学》这些年做了很多配套性的改革，请你介绍一下具体做法。

杨晓升：《北京文学》的改革和改版，首先是确立了刊物为读者办、为读者着想的大方向，围绕这个大方向，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管理考核制度，比如要求编辑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倾向，但绝不能以个人好恶选择稿件，选稿要服从刊物的大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一位作者，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杜绝关系稿人情稿；比如编辑必须审阅自然来稿，审稿和发稿的情况每月纳入编辑考核。同时刊物设立“新人自荐”栏目，每期专门发表编辑从来稿中发现的小说处女作；比如加强与读者互动，开设“作家热线”“纸上交流”“文化观察”等读者参与的栏目，征集读者的评刊、意见与建议，每年策划大众文化话题开展专题征文、吸引读者参与。在电子阅读方面，《北京文学》是全国文学期刊中最早与新浪文化合作推出专题专版的文学杂志，也是最早与龙源期刊网、知网、万方数据网等电子平台合作推广电子阅读的文学杂志。2017年始，我又开办了北京文学微店，同时与全国最大的网上杂志订约平台合作，开展网上订阅和销售刊物。



《人世間》將社會重大命題納入到個人經驗之中，接受了現實主義的遺產並將之發揚光大

◎評委推介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

## 《人世間》的史詩性

劉大先

梁曉聲的《人世間》是無愧於我們時代真正具有史詩性質的長篇巨制，它將社會重大命題納入到個人經驗之中，接受了現實主義的遺產並將之發揚光大，在當代文學史上，是繼《平凡的世界》之後又一部素樸、真誠而飽蘊悲憫之心的作品，只不過路遙聚焦於農民的身份變遷，而梁曉聲著眼於工人的命運轉軌。它摒棄了猥瑣、陰暗、邪惡的正大氣，體現於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常人和一般意義上的“好人”，他們盡管平凡甚至卑微，但都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行走在人世之間。

《人世間》以周家三代人的個人生命歷程折射出近半個世紀家國、制度、情感結構、道德倫理的嬗變；時間上縱越20世紀70年代至當下複雜多變的歷史，空間上橫跨城市與鄉村、東北到西南的廣袤大地，生活面涵蓋城市平民、政府官員、山村鄉民、基建民工、國企工人等諸多角色，情節波瀾壯闊，細節密實而富於質感，繼承了茅盾《子夜》以來的社會分析小說傳統，並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與觀念。

周家三代人的個人生命歷程構成了縱向的線索，三部曲的推進嚴格按照歷史順序，交織成文本的變奏曲。幼子周秉昆是結構的中心，他的個人遭際形成了城市生活和工人命運演進的生理學隱喻。上部是敏感、向上而充滿內在心理沖突的青年，帶有浪漫主義的迷茫、激情、幻想、探索與成長；中部是焦慮、掙扎的成年，是新寫實主義本色當行的困惑與奮進；下部則是直面現實的沉郁、思辨，而最終怨而不怒，走向豁達包容的晚年，在批判現實主義中重申了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價值。這種情緒的流動，使得平鋪直敘的敘事擁有了動態的節奏，氣息綿長，態度肅穆，有著羅曼·羅蘭般的激越和老舍式的同情共感。

作為有著自覺追索的知識分子型作家，梁曉聲最初以知青題材寫作聞名，而後轉入到更為直接的社会問題思考。《人世間》橫向的線索就是社會階層分析，它以周氏兄弟的不同人生走向，及各自的愛情與友情、婚姻與政治，展現出立體的社會關係網絡。人物形象其實具有象征性：大哥周秉義由品學兼優的知青而走上工廠，再到市委書記，代表的是官員階層；二姐周蓉則始終保持了塵世中的詩性，曾為了愛情追隨詩人下鄉，返城後成為大學教員，她與後夫蔡曉光代表了知識分子階層；而小弟周秉昆的朋友們國慶、德寶、趕超、春燕等人則是普通工人。這些形象因此具有了“典型”的意味。

梁曉聲幾乎全景式地展現了大變革時代所可能涉及到的社會層面，而一以貫之的則是人道主義的關懷，所關注的問題是民間中國與政治中國并行的複雜結構。底層民眾的患難相幫和體恤互助是《人世間》貫穿始終的情節推動暗線，同時也浸潤著作者本人對於中國精神的探索，在他看來，基層人民所構成的民間是上層意識形態的底氣，兩者之間互動交融，才鑄就起時代艱步前行的根基。

正是在對人民與時代的思辨中，小說表現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內部對話特征：情節進程中敘述者常常採用“講述”和議論的方式，讓讀者從似真性的沉浸體驗中抽離出來。插入敘述者議論與讓人物自身加入到自身經歷的認識與與討論之中所構成的調劑，對不同的觀點與視角得以呈現、交流乃至辯難，從而實現了對經驗現實的超越，這才有可能實現具有批判與反思功能的觀念現實。

在小說的結尾，步入晚年的周秉昆讀到姐姐周蓉寫的小說，這部小說對各人所經歷人生的自敘傳式反思，周秉昆回首自己一門周姓人家的歷史，不禁感慨萬千，這個普通老百姓、一個好人最終明白：世上的好事、美事多種多樣，並且會不斷發生，對於每個人來說都不可能遍享，所以即使擁有微末的幸福，也應該謝天謝地。在這裡我們看到中國百姓真正意義上的史詩性：人世間從來都充滿艱辛與磨難，很少有一帆風順，而無數周秉昆這樣的常人，以自己的寬容、耐心、堅忍、體諒和信念，守護著得來不易的幸福，既不逆來順受，也不怨天尤人，哀而不傷，溫柔敦厚，推動了歷史的前行。因為這偉大的人民，人世間雖然遍布無奈、艱難和磨難，而終究是可親的處所、棲息的家園，值得我們感恩、眷戀並為之奮鬥。



歐美、“一帶一路”國家為代表的落地傳播不斷結出累累碩果。網絡文學從生成之日起，天然具有海外傳播的因子。早在2001年，起點中文網前身“中國玄幻文學協會”開啟了中國網絡小說海外傳播之旅。經過漫長的十幾年的探索發展，新時代伊始，國家對“文化走出去”項目扶持力度不斷加大，網絡文學乘新時代的春風，開啟了海外傳播的新征程。

2015年掌閱發布名為“iReader”的數字閱讀國際版本，正式開啟國際化征途。目前掌閱iReader海外項目累計用戶已超2000萬。掌閱海外版本支持十幾種語言，為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讀者提供高品質圖書內容和智能化閱讀體驗。

2017年，作為海外傳播領軍企業的閱文集團，上線“起點國際”，目前累計訪問用戶已超2000萬。涉及近10種語種。2018年，起點國際開放原創功能，成為中國第一個具有國際屬性的原創文學網站。海外原創作者目前已超2萬人。起點國際開創性地實現網絡小說中英文雙語版在海內外同時發布、同步連載，縮短了中外讀者的“閱讀時差”，真正讓網絡文學成為國際化的文學創作和閱讀範式，對網絡文學海外傳播做出了創新貢獻。

2017年，中文在線上推出全球第三、中國最大的“視覺小說平台”，積極促進中國網絡小說IP影視劇海外輸出。2018年縱橫文學旗下熊貓看書英文版上線，目前覆蓋美國、印度、菲律賓、澳大利亞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讀者。

中國網絡文學努力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文學譜系，吸納了西方奇幻文學精華，對人類共同的未來賦予了文學的想象和希望，正以獨特的中國書寫經驗，豐富世界網絡文學創造。（作者為中國作協網絡文學中心研究員）

# 网络文学：丰富世界网络文学创造

肖惊鸿

中国网络文学正以独特的中国书写经验，丰富世界网络文学创造

## 时代发展的弄潮儿

网络文学是这个蓬勃发展的时代的投影和见证。1991年，北美留学生创办了第一份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其中少君的《奋斗与平等》被公认为最早在网络发表的小说。

1997年，罗森开始连载《风姿物语》，被公认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小说。1998年，蔡智恒开始在台湾成功大学BBS上连载《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随后被转载到大陆各大BBS，这也是广为流传的最有影响力的“第一本网络小说”。

1997年底，美籍华人宋威廉创建“榕树下”个人主页，“榕树下”产生了“第一代网络作家”：“网络文学三驾马车”李寻欢、宁财神、邢育森等。他们将传统写作与网络交汇，开创了网络写作的先河，为后来的网络写作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2000年，今何在写出了《悟空传》，并获“榕树下第二届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最佳人气小说奖，他用巨大的想象力，开辟了网络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方向。自此，网络文学从东方神话、西方奇幻文学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奠定了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根基，并在短的时间内拥有了大量的作者和读者，形成了网络文学的社会影响力。

对网络文学而言，新世纪的第一年成为拐点。网络文学的民间性、草根性，以及价值多元化、非精英化，包括后来的商业化、市场化等特征，引爆了一大批怀有文学梦想的年轻人。他们用大量快速的激情创作，借助互联网平台，迅速走向大众。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日渐盛行，成为新世纪最耀眼的文学思潮。新媒体的介入，伴随着新世纪的美学思潮更迭，推动着这一新的文学样式日益庞大，释放了年

轻一代的青春梦想和激情。

## 开辟传播创新样式

在世界文学视野中，中国的网络文学，蕴育了巨大的创造力，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类型文学传播创新样式。

网络文学继续以青春的姿态奋发向上，展现出成长的蓬勃。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32亿。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文学网站驻站作者数量多达百万以上，且逐年增长。作品总数已超过2000万部。

在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网络文学创作类型不断细分，创造性发展、持续性改进，用以满足更多读者的多元化需求。网络创作从最初的幻想为主，走向更多分类。目前分类有200余种。例如，男生作品一级品类主要包括玄幻、都市、奇幻、仙侠、现实、历史、军事、科幻、二次元等品类；女生作品一级分类主要包括现代言情、古代言情、玄幻言情、浪漫青春等品类。在一级分类之下，细分了超过200个二级题材类型。在众多的分类当中，孕育了巨大的创造力，成为网络文学旺盛生命力的重要表征。

从网络文学内容生成的发展轨迹看，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更加注重提升创作品质。现实题材创作得到更多重视，更多作者加入现实题材创作中。在理论评论的持续发力下，幻想类、历史类作者在创作中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尽管网络文学作者素质参差不齐，作品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然而优秀作家作品不断涌现，政府部门管理力度不断加大，相关文学团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引领作用，网络文学逐渐向主流化、经典化迈进，并以其广

泛的传播，提升了大众阅读指数，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 文化产业的源头活水

网络文学自生成起，自发、自觉地探索形成了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模式。众多文学网站的兴起，汇聚为网络文学行业，并为相关文化产业提供了内容生产，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1年，中文在上市，成为数字出版第一股，以数字阅读带动网络文学发展做出可贵探索。2003年，起點中文網創立VIP閱讀制度，為網絡文學行業摸索了一條成功的商業模式。閱文集團作為網絡文學行業領軍企業，於2017年上市，成為網絡文學第一股。縱橫文學整合國內第一大搜索引擎和相關文化產業，在網絡文學傳播和IP轉化領域樹立成功範例。2015年網易雲閱讀提出100%電子付費閱讀收入歸作者，促進了創作數量和質量提升；網易文學為探索可持續的IP孵化模式提供了寶貴經驗。2010年中國移動手机阅读開啟無線閱讀元年；咪咕閱讀作為國家隊炫麗進場，為網絡文學閱讀與傳播增添重要一翼。2016年“阿里巴巴大文娛”以阿里文學為依托，創立以IP打通全產業鏈的商業化運營模式，助力網絡文學相關產業加速發展。2017年掌閱科技上市，成為網絡文學傳播渠道第一股。網絡文學行業的內容生成所蘊含的創新創造成為文化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源頭。影視、遊戲、動漫、有聲、出版等IP轉化不斷放大網絡文學邊界效應，隨著網絡文學重要作家作品轉化形式的進一步傳播，網絡文學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力。

## 开启海外传播新征程

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蔚然成风，以